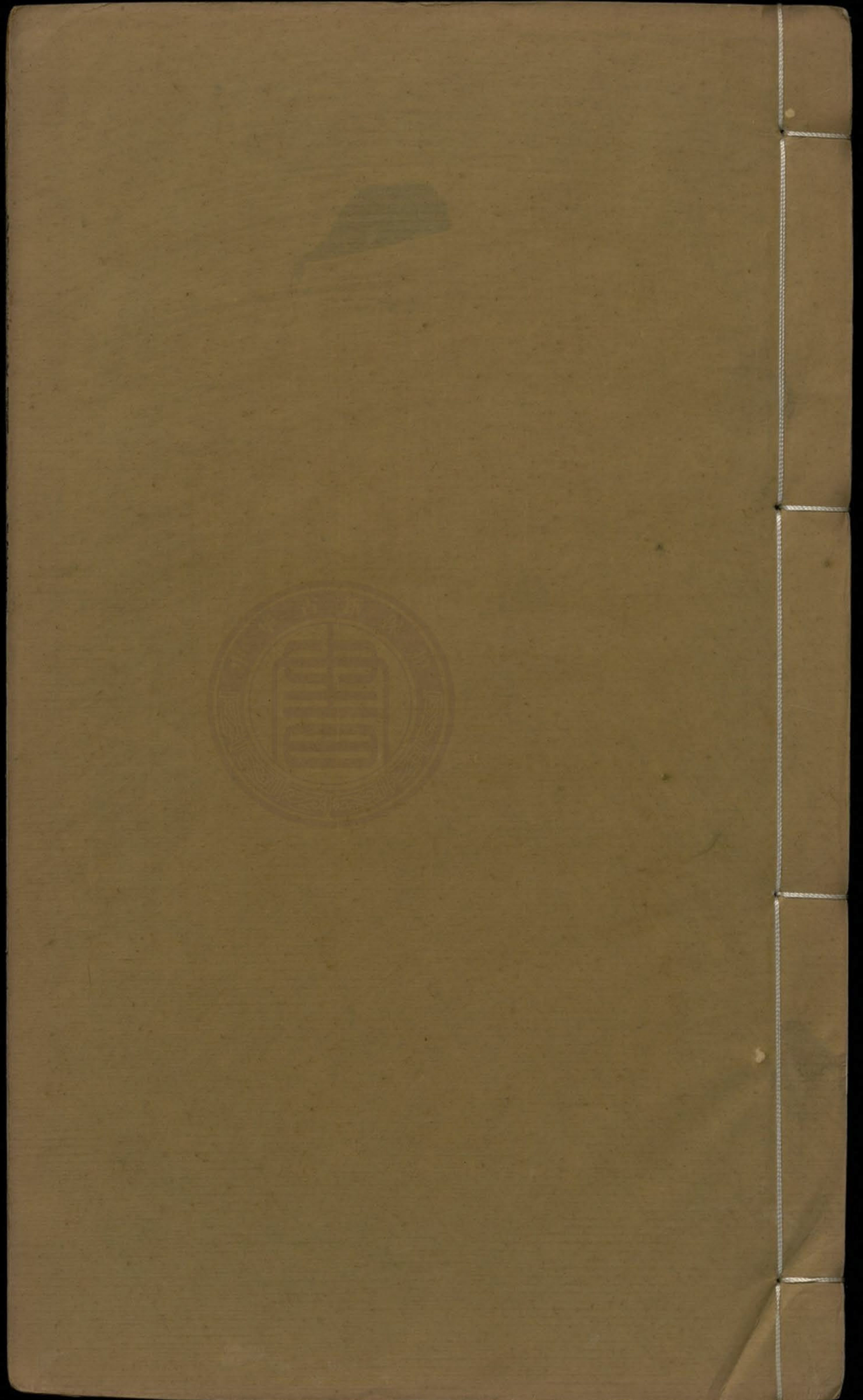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008910





018810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六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啓

代奉景王啓

駢雅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蕃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  
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  
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  
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卽手足知其通乎



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奧門庭備門庭正以衛  
乎堂奧而况入春風汛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  
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  
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  
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鸞旗遙指坦道以徐行龍舸  
輕移向安流而遙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  
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

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况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



伏念旬月未周二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  
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况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  
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  
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冀保全其始  
終竭力攘除少禪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  
月望後生日

鏗鏘典贍四

六傑作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  
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  
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臯夔之望



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  
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袞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  
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莫莢徵舒已含元氣支干  
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  
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  
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  
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間極遙  
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  
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

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



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  
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  
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  
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  
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七襄天杼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惟人言之易、  
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  
延平參互、旣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  
枯林再茂、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



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  
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竝名。名  
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巖墻。事幸可  
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母貽桃李之羞。一  
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  
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蒼蔚老成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摹弘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  
靡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

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脉所關。旣莫重於泉布。而



靡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脉所關。旣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淮甸。迥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冀茲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白壁一聯可愛

渭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壁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

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旣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



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  
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  
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  
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  
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嗚咽涕洟自感憤之餘

而然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蟇  
跳擲於葦蕭曠曠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  
錮也辟如雉兔觸罟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



命。是以過求非分。屢于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涓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

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



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已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嗟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



之再造。

答某餽魚 三四語風趣無限

連餉波臣信願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  
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  
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 綸音優渥豈

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廕復寵  
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請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

為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



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講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  
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  
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其叨奉樞趨不勝踴躍  
顧因遐遠徒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  
望台階而百拜恍縈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  
衷之在廟省循仰戀倍萬恒情

代請胡總督啓

蒼雅爲難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  
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  
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



橐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卜  
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冥聆罄歎之珍。借筋爲籌。  
亦效。惓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絲肉競奏。宮徵暗移。足稱才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  
龍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羣飛。  
上織烏兔。知斯絕景。豈日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  
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  
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晷東陟。

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



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晷東陟。  
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  
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風流自喜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  
詎云梓澤旣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  
綵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歎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閔麗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驂作  
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阨逡巡解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網。樵。悴。非。人。偃。螫。自。幽。鄉。間。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  
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  
劉。登。秘。函。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  
復。遠。攬。之。餘。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迸。  
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竒。西。苑。之。  
濱。借。芙。蓉。而。竝。逸。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  
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驂。騶。失。驟。野。人。聞。此。益。  
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授。簡。顧。茲。修。路。曷。由。裁。營。聊。  
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真。愧。蟲。雕。

卷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真愧蟲雕

卷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真非  
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  
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  
卽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



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皂白。反掌而更。卽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回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礬粉。深恐浮糲拒墨。益顯拙。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礮粉深恐浮糲拒墨益顯拙  
陋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  
在袖中出入旣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  
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  
依庇某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旣太平又非  
避亂投安之比徒覩顏毛穎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  
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蹋趄而歸行道



不省饑鷹便謂得兔。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鼎足蘇黃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束盡成皺裂。即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今人惟格律為去。取鳥足與知此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



答許北口

今人惟格律爲去取，烏足與知此。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麤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礮，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真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



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小言微致石上一枝

野客清寒。僧厨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挪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情悃颯然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厨書幸為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



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筍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



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  
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才情滿紙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日銜杯。圍榭樹石之間。  
談說鼓鼙。盼睠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  
拂袂。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醺然幾墜。真昨日事  
耳。舊景。殢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瀟然到都。解裝  
便思插羽。顧以三百里之遙。裹足可至。儻再勤圉人。  
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三首俱詼諧成趣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却。  
塵沙便作木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  
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  
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令  
人幾於易性。况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



竅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蠨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二。憶昨與

沾門下省。退朝擊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



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二云憶昨與  
沾門下省退朝擊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  
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再發無物不可  
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  
能發矣某匍匐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  
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第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  
惠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  
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



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  
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  
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孱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孱不粟者久遣日惟杯  
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  
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  
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  
不宜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

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劫終不見性名爲



不宜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  
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劫終不見性名爲  
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思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  
欲其生譬惡疾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品藻塔入新語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恠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  
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  
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遠韻可愛



徐文士文集 卷十七  
昨漫往觀殿。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野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敝箠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橐遺。徒有感荷。

與季友

當時五子擅場。文長獨得如此。只是

眼中無翳



與季友

當時五子擅場文長獨得如此只是

眼中無翳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恠歎菽粟雖常嗜不信有却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愛之深非言之誦

某初聞玉體違和卽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



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  
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  
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  
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三書俱至言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欵卓、真可  
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  
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  
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

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



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為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為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



奧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  
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  
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  
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  
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旣爲臆說我之訓亦豈  
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  
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  
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  
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

多而鬪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略人全



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  
多而鬪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路人全  
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  
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  
而語，至如涓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  
而不深棄者乎。涓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  
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  
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  
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涓  
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涓之見亦非若今



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洙，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下，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良慰。所論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與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  
錢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  
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  
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  
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  
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  
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  
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  
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



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條次極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  
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  
以待此上算也今旣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  
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  
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  
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  
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

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



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强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旣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因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汗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强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



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  
狹可徒涉而夾岍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岍西之田一  
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  
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  
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  
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  
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  
令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  
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

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本蔽野斬其榦以



而擊茂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本蔽野，斬其榦以構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其面，有警則其面棹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穢給餌，吾干人之名旣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涼殿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岸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茂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



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策事詳實陳辭光燄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

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



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  
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  
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  
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  
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  
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  
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  
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  
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  
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



辨而不敢於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  
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  
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  
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  
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  
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  
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  
以望及敗而必走之必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  
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



以望及敗而必走之。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竒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人大約倣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



項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項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歛而自拒。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

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



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  
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  
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  
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  
不空巢歛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  
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  
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  
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  
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  
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掇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



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讐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

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



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狗者。必不如前所湏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



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徼倖於屢北之間乎。削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輪制器而亦無益於

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



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  
用卽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  
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  
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  
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  
兵法麤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  
忘其才之不逮如徃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  
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  
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  
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斂



徐文長文集 卷之七  
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旣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言向知己委蛇可感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其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



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  
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  
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  
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  
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  
過客中無一不惓惓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  
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  
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  
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  
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



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鬪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况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疎以不

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



况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疎以不  
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  
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某  
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其所爲制文，梗時人之  
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  
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及重耶者，此也。卽  
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  
疑不敢往事，而况某與先生之師弟子弟耶。惡是何言  
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  
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



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又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哀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



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玄門書

似有真印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回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卽欲更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徃徃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



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胎中嬰見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况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了徹之語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



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治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治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旣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其愚昧



者又有純陽既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其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已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真正祖訣若叅同內經篇但除却偽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見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不能禪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是嬰見本相、如畧攬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  
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奉答馮宗師書

真有識辨、非揣摩影響之言。

渭妄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  
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  
經、遂誤。黜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  
章之言、鼎器卽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  
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卽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  
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

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旣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



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二五章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旣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二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王隱註語王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叅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真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



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  
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  
物出一門足矣今日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  
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  
而得之矣况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  
不敢虛說做倣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  
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日魏然二公  
誣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  
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  
不同至聖文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



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  
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  
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者言也况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  
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  
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  
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  
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  
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  
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



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審  
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  
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  
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  
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  
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  
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  
及工夫繼以圓三三十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  
三坐垂温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  
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



三坐垂温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  
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  
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  
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  
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  
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弔起象字而後曰別  
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  
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  
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  
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



卽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殿則大梗  
文脉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  
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  
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權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  
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卽是養  
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  
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  
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  
環轉衡權而青州一脉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  
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纖



環轉衡權而青州一脉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  
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織  
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纍而犬豕之萬一  
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  
也桎梏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皁皁冬冬亦是離  
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  
十月二字王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  
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兎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  
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  
爲點者四月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



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  
白水真人真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  
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  
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  
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  
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  
斂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

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



歛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壁躔度匡廓消亡有似  
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  
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  
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  
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鬼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  
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  
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  
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  
卦象然自月鬼逐霄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  
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



行... 卷...  
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  
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  
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况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  
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  
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覲推度效  
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  
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  
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  
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

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



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  
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  
幽深曰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  
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  
鈎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  
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  
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  
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  
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  
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



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禪持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澆澆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



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  
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  
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  
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  
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  
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鬼之後乃  
正值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  
以梗斷其文脉如此乎卽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  
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  
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



若其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



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  
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  
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  
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  
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俟則徐註之法象章  
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  
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  
章語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  
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  
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玄抱真至變形而仙本魏公



之成功而憂悶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己名故徐目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徃徃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繁處爲然也



篇之次其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  
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緊處爲然也  
卽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  
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槩印一篇槩印數句  
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  
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  
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  
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  
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  
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



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旣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

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



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  
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  
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荒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  
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  
之準而成功者也是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况得而謂  
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  
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  
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  
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  
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



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  
姑舍之而惺惺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  
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  
乎不可乎阜阜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  
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  
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  
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兔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  
六月二十日也壬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兒者  
九也十字寄中豎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  
其豎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



九也十字寄中豎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  
其豎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  
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冬冬者豎之左  
旁爲阜其下爲缶缶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  
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  
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  
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  
慶之戶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  
並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並少東之一畫似窓  
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阜阜至



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

以人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

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為箕星四點○○○圖

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矣

○○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

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彳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

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所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

已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為此隱訣以庶幾於

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

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



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  
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  
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而棗從東不從來緯書卯金  
刀爲劉而劉從亞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真人貨從貝  
不從具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  
敷羽翻東西南傾其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  
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  
且旣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知所謂敷陳羽  
翻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  
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也重一陽字想亦



筆下偶然捏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  
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旣言配  
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  
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休煉三黃及四  
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  
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  
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俞註詳矣但任  
畜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  
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閭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  
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括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



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閫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  
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  
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旣成之神尚有金砂  
入五內刀圭沾淨鬼竟痴人尚泥爲入口下吮之證  
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未汞向來泄  
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  
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吮而後可云入云沾  
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鼎七張三四  
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  
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其當其時則惟汲



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  
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於火記篇中之  
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  
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  
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  
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  
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  
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圖

三二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先爲引之如此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  
三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先爲引之如此  
亦不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  
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炁亦相須炁字當是水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終



上慈臨全武亦休然然于富長水判研章索何解  
 到香燈所得似亦左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  
 出入必論其動輒帶及二句其實甚長與密處於時然莫  
 亦不長想味圓全二五章而論此字者之病矣  
 三三正草然味長要非正正休醜圖而長為長之味也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論

論中一

文長快悟人諸篇本色高竒處非故為荒險  
欺人耳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為中者與不習為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



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

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



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簣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



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  
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  
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  
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  
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  
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  
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  
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  
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  
也。骸者何竅也。韌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



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醬師。治尺箒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故亦不可數。使令者一。



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  
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故亦不可數使令者。一  
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  
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旣已如  
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  
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  
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  
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  
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  
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



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  
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鵠也。倉也。而方也。而七  
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  
而和而鵠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  
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  
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未也。而  
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且也者以其因者思  
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且待  
且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

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



且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  
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  
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  
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  
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蛻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  
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  
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  
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



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

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



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  
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  
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  
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  
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  
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裘葛以取  
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  
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  
爛。纈矣。剪楮矣。織蝥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  
出。錙貴興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



脫。鏗。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  
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叙。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  
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  
慕。古。而。反。其。所。以。真。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  
也。殆。爲。詞。而。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  
人。口。者。也。取。興。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  
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敵。於。今。矣。  
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  
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削。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

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



最下者又悉。滕也。悉。則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  
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九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  
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  
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  
言之輩。數語則涸。矧其上。是其諸所爲奴而役者多  
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餒  
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間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  
與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  
博也。乃不知其備也。備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作者之精而習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



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并攫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令巧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巧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



後漢書卷之八  
卷之八  
之不貴。廣而貴。廣者之不輕。耶非此宜。廣而彼宜。不  
廣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  
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  
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廣也。實改而名  
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  
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  
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廣文  
矣。

論中七

聘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



論中七

聘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聘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咤也。

會稽縣志諸論



諸論術工經濟言入典刑與唐宋名家亦略相當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



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冶之於器。劍<sub>及</sub>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



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



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  
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  
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  
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  
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  
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  
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  
皇九年則其時也

###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



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符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人占王氣主臨安，雷煥占劔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



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人占王氣主臨安。雷煥占劔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恠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



後漢書卷之八  
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嶠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基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徹清風以與倭夷



六萬人碁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敞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



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



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願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



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感於堪輿家則  
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  
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菘而羸蛤其食也顧不  
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  
羣少年日鷙於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駕禍  
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  
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  
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  
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其所稱  
持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



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其所稱持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汗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



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巧以民擯已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士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耻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巧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其故曰巧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日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巧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  
目之曰墮民已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  
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買便見  
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  
賣錫拘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擎編機扣塑土牛  
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拘女髻冠梳  
髮爲髻也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  
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  
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鬪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鬪市不之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未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下



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  
古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下。  
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  
利一昂而秫者幾十之四，秬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  
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况得制其末乎？吾  
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  
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  
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



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



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



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



買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漚，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徃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日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



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  
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  
與焉夫是口與畝茗之其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  
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書戶書  
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  
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  
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  
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柰何令已獨冒奢



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  
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柰何令已獨冒奢  
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  
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徃徃顧橐匣而局脊掌橐之  
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  
倉傳者亦徃徃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  
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  
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  
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  
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



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徃徃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司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并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



司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并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旣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徒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



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  
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  
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  
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  
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  
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  
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  
詳焉。噫致災之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山弭災之道固自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



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



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  
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  
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  
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  
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  
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  
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  
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旣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旣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旣死，兮神以靈。鬼鬼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鬼鬼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矧飽餒於幽澤，枯



今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鬼鬼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 古蹟論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與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抉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恠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眇恠。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



詩矣。

至若身處士世避臣明劫而古之

世不以古之

昔思齊辯時者林幽谷蒼翠冊而書之限又阿封焉

得入烈士之視寓戰烈而風飛湖與學昔與海而開

故亦古韻歸也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

之葬也豈直乎無日對日身既死兮神以靈有鬼

然人以為靈而夫豈獨也哉風冬也此限贈贈於幽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  
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  
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  
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听



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  
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  
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  
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

也

議極明也

涓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  
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  
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  
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



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  
背水而已也觀其誠輕騎挾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  
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  
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  
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  
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  
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况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  
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  
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



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旣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



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二面獨遠，旣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



徐文長集 卷之九  
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  
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  
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  
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  
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  
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  
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  
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新意可披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討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



代雲南策問五首

新意可披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 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跽犬不忘吠堯蟾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 成祖繼統諸宗迭興庥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 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 祖宗抑亦迥邁千古



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噬膚襲頑未已語  
云驕子諱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  
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  
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  
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  
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  
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  
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  
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



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  
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  
並大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  
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  
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  
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  
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  
禮書卽有四種况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  
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



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



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方面等。徃徃必叅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徃徃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輿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日殷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



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為王  
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  
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門人章斐然率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胡公

文意中以爲好

人必大



至周公子與氏乃婚約此四心為四事縱如其言為  
 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間為  
 步與者乎對其目以知樂王韶舞始末論至日股輅  
 式者吾謂謂坐黜亦首發而思思而對對而幸對矣  
 夏部蘇今吾應一歲書也之二三者何用排舉以為王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夏部蘇今吉機一歲書也之二三音何用排翠以爲王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為好  
則人必以為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即人必大  
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  
以為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後涓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為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既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涓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涓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涓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



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  
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  
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  
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  
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  
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  
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  
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  
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  
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日師謂涓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涓曰是小  
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  
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  
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  
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已之所  
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  
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



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  
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  
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  
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  
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蹠如也  
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  
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  
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  
怨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



怨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  
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  
骨爽而耳快顧獨怨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  
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  
所以論學誠僞也亦謂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  
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  
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  
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謂知  
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四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  
疏其流而涓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糝米之罅者蓋  
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涓言或氏  
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瑄山寺寺西近岳鄂  
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  
騫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  
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



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脈，圓孔爲穴，脈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



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  
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  
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  
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  
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  
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  
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  
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  
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  
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  
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  
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  
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  
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  
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  
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  
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  
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  
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



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  
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  
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  
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搯而腎擢之雖善避者無所  
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  
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

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

宕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  
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奧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週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



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歛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附註自來去而空無所碍。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寧者矣。

又代

就職事發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  
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  
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  
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  
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  
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  
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



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  
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  
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  
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  
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  
可偕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  
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  
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  
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命董填推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  
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  
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  
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  
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禪補之法又兩難如此  
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興費復加倍  
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  
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  
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



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既以聽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遍有滅今於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腹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藏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



食肉者曾有不腹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藏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囚者幸  
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  
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  
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  
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  
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  
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  
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  
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敘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旣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



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  
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  
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  
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壩岸焚殆盡  
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  
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  
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  
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  
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旣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叅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叅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淞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王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



承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  
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  
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  
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  
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  
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  
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  
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  
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  
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



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旣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駭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  
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恠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  
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  
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卒樂爲之死而君  
又多馳射劔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竒詭之計舍死  
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  
常策馬馳祿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  
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  
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纖媚



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纖媚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  
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  
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騶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  
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  
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  
邇來居士沈君、棲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  
終寄情於魚鳥、眷言耶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  
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  
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  
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  
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  
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  
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  
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  
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



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



後文長及身 卷三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  
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  
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  
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  
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  
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  
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



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  
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菽  
君臣矣旣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兒女干祿  
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  
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  
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  
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  
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  
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干年今總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  
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  
命相者悉掃抹之而真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  
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  
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旣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  
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事  
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  
之云爾

肖甫詩序

道婉鏗鏘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



肖甫詩序

道婉鏗鏘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  
詩人。追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  
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  
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于  
詩之名。于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剽其華  
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  
窮理者起而抹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  
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  
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卽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

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



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雀不容巢。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  
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  
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  
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  
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  
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  
譜

又 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



又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  
貴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  
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  
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  
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  
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  
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  
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宥



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宥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悉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旣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閤。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於散亡并所嘗代人者詩若文為篇者若干  
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  
山鷄何異耶昌黎為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  
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  
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  
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  
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為人  
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可

求而自贈  
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



求而自贈  
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



不鑄。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積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鑄之可也。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之可也。

###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  
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  
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  
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  
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  
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  
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  
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



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



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  
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  
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鶩鶴  
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  
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  
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  
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  
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  
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  
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



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摹畫有生韻。憤惋沈壯。直逼史

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岍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劔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饗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是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



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  
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  
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  
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蓋。扶。諸。  
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  
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  
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  
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  
者。逞。褻。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  
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



者。逞。褻。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播。顛。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勲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叅同契序

極類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叅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



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亞掇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  
 之一日試挈其篇與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  
 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曉  
 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  
 明夫長者貲財記分眾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  
 特為眾子畫餅抑且起眾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  
 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  
 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  
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  
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叅之斗蓬，一用寄衝，主言始終，  
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兔三雙而鷄十雙。  
蒼箕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  
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  
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夫漆面而叩鼻如义刹然所對者拳桎綫樗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釭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

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



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  
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  
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  
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  
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  
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入山  
雲藏公別號也

以某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  
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  
其道甚閔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髣繒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



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  
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  
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  
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  
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  
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  
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  
見者亦顧昵昵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  
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鬱



堙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敘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



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誑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為名不為名則亦多其寒温虛禮今君之以女與  
人也上之既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  
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  
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為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  
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  
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  
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  
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  
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



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  
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  
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  
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  
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  
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  
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權而大吏亦  
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  
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



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嗚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



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  
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  
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  
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  
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  
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旣早見而握攬  
之停涵旣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  
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  
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



名文止之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送難相跌

宥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間其故、則曰將借先



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間其故則曰將借先  
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  
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  
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  
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  
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  
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  
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  
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

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旣又偶徐山陰至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  
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旣又偶徐山陰至  
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  
不可得旣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  
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  
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  
也當子巡遼時會主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  
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  
殊何所諱而焚耶子曰帥臣才不才旣疏之而忍暴  
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救也辟諸病人而帥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救否不核醫之才  
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  
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  
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  
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為弓不  
筋漆而利越賧音炭夷以貨贖罪曰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  
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



金鐵銅鉛則在在在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  
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  
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  
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羊五升滿  
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  
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  
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  
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  
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見童婦女至今神之非



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秦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  
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  
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  
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  
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  
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  
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  
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  
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  
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



所持劔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朱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恒山耳而  
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  
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  
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  
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  
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任趙者  
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徃渾源已  
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  
通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



通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  
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  
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  
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  
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  
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揚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  
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道，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



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  
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  
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  
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  
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  
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  
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  
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  
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  
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鄼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劓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鏡畫



矣。

海上生華氏序

鏡畫

予有激於時事病瘼甚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  
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  
月以斗計人作蟻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  
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卒而愈  
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  
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  
湖中竒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卽知無召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  
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劃劃若驚雷卽  
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  
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  
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  
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囚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  
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廝養埋名之侯  
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  
作一詩其人日縮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



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  
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  
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暢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  
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  
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  
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  
昔也卽人物尚能創生誠使葬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  
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  
是理矣客曰遠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  
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  
具耗矣土澹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  
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  
遂古初生胡乳胡舖及其旣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  
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  
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



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  
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水居而顛惟萬物莫不  
然蓋始麗而終織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  
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以談穴  
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  
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  
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  
而廕之不延

贈張君序

議亦快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為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即使其大而為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



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蝸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橐弓而不射。曰。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



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

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其旣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恠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



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  
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列聖膺之幾動宵  
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  
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駉而來也卽小有睢盱抱關操  
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  
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疇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  
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  
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  
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  
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  
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  
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  
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  
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  
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  
麤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

水歌矣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

水歌矣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  
關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  
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  
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孿與鼠爭殘  
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  
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  
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

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

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

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

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

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

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

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不紊也

自註曰右序木雙槐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刪去  
大半



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不紊也

自註曰右序木雙槐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刪去

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蒼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睚眦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束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 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

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



以其職奉

壘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

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待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



進○而○本○兵○也○他○人○饗○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  
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為○國○  
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  
矣○

贈李長公序

渾雄沈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  
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  
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為○子○者○卒○不○過○此○  
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



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闡轂。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僂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叅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賊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槥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

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



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踰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真結一一語滑稽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



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  
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  
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  
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  
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  
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  
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  
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  
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竒姿承世學抱三寸  
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  
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  
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  
收其芒鏘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  
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况然而退焉猶若  
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  
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芟蘆之似

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



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芟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且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且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芟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且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且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洵湧壘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環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旬晷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晷。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



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刈藁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蘗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婺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  
 司隸自髻至胄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  
 澗之有吐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  
 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  
 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  
 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  
 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  
 長也。

張母八十序

摹寫如畫，賸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



張母八十序  
摹寫如畫賸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襴襜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糗糲餼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閤固將軍也備戎



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  
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  
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  
束籍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  
質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  
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  
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  
秫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  
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



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  
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  
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  
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  
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  
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  
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  
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  
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  
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雋篇末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  
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  
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  
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襦而今者娶婦有子若  
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  
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則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



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葬也。而太君則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中。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



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  
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  
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  
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  
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  
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終













